

河東裴休
字井伯壽
呂寶水
集註
譯校

黃檗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河東裴休集

字井伯壽註

呂寶水譯校

黃檗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校者序

傳心法要原爲我國禪宗名著，係唐代宰相裴休將黃檗希運禪師所垂示者作成筆錄之傳心法要及某侍者筆錄之宛陵錄二部分合成。流傳至日本後，經發揚宏大，自成一宗派即黃檗宗是也。

本書之底本爲岩波文庫之傳心法要，該版本所根據之底本爲日本愛知縣寶飯郡小坂井町東漸寺第十二世東林薰嶺和尚（公元一六八一寂）所持本，及同第十八世禿融官田和尚（公元一七七四寂）所持寛永九年版，並與中國之四家本朝鮮本及其他諸版本合校。再詳加附註及後記一篇。

本書之註釋者爲日本宇井伯壽，公元一八八二年生於日本愛知縣，東京大學文科卒業，文學博士，曾任曹洞宗大學，慶應大學，東京大學講師，東北大學教授，一九三五年爲東京大學教授。專攻印度哲學及佛學，於一九三一年以印度哲學研究六卷得學士院獎，現爲學士院會員——相當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著有印度哲學史，攝大乘論研究，

佛教論理學，佛教汎論等書。彼對傳心法要之註釋極為詳盡，所作「後記」對中國禪宗之研究亦甚為精到。「後記」中之「希運裴休傳」。關於黃檗之前後系統表，可參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胡適先生遺稿：「跋裴休的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一文，該文附註中亦提及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一書，胡適先生對宗密傳世法系之考證，與黃檗之前後系統表有互相參照之價值。

余於東京大學求學時，偶得傳心法要一書而讀之，不意甚感興趣，於是一面研讀，一面翻譯其註釋，思欲出版以供同好，幾經接洽，因劉泗英先生而得蔡運良先生之指教，謂黃檗之傳心法要及宛陵錄已收入大藏經中。如中國之崇寧藏北藏嘉興藏龍藏，及日本之縮刻藏^正字藏。現臺灣可見者有嘉興縮刻^正字各藏。本書之附註及後記實有助於對傳心法要及宛陵錄之研究，同時各版互校文字，亦足見日本之屢屢刻印是書而流傳之廣也，如彙印為單行本，則甚便於後學之探討也云云。

際此動亂時代，去國懷鄉，生離死別，觸目驚心之情境多矣，人生際遇或有不能已

於言者，而世務煩濁，心爲形役，欲求超塵出俗之境其可得乎？或讀萬卷書，或行萬里路，歷種種境界，既爲人生，一言以蔽之，無常而已。要之欲求境界之高超，其惟禪宗乎！然禪宗又否認境，認境由心生，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忘。故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境。世尊傳法，拈花微笑。達摩自西天來，亦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禪機演變至於黃蘖，唯喝打是務，亦別開生面也。然方式雖異其悟道傳法則一。智者禮佛而不著佛求，本心清淨，無心於塵世之紛擾，實非逃禪者也。

呂寶水

五十五年十月於臺北

傳心法要

目次

譯校者序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河東裴休集並序）	一
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宋沙門大休正念跋文）	一一
附錄	
裴相國傳心偈（南宋字天眞者題綴於本錄）	四〇
上堂開示	四一
附註	四三
後記	八一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朝鮮本單題「傳心法要」下則爲「黃檗斷際禪師」缺序。四家本冠「筠列」加「卷四下」。四家本、景德本「檗」作「堯」。明藏本缺「黃檗山」，景德本「山」字省略。)

河東裴休集並序

(。四家本於河字上冠「唐」字，景德本「並序」二字省略。)

有大禪師，法諱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檗山鶯峯下。乃曹谿六祖之嫡孫，百丈之子，西堂之姪。（。景德本以外均作「西堂百丈之法侄」，今見「西堂」者，指百丈之同門「西堂智藏」，不取。）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昇虛空中光明照耀，淨無纖埃。（。景德本「曜」，以下同。明藏本「淨」作「靜」。）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直下便是（註二）動念卽乖。（。四家本寬文本「動」作「運」。）然後爲本佛。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覩相而悟，往來海衆常千餘人。予會昌二年，廉于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復去禮迎至所部，安居開

元寺（景德本「安居」。作「寓」。），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得一二，佩爲心印，不敢發揚。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遂出之授門下僧太舟法建（明藏本「太」。作「大」。），歸舊山之廣唐寺，問長老法衆與往日常所親聞同異如何也。（四家本寬文本景德本「如何」作「何如」。）

時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序（明藏本無「時」字。）（景德本作「時大」。作「十」。）（明藏本「十」。）（寬文本景德本「無初」字。）（景德本作「斷際禪」。）

第一，師謂休曰（景德本無「師」。謂休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註」，更無別法。此

心「註」，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卽乖。（景德本「乖」。作「差」。）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卽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但是，衆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景德本缺「求之」。）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卽是佛，佛卽是衆生。（景德本於生字下加「衆生卽是佛佛卽是心」九字。）〔註四〕爲衆生時此心不滅，爲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註五〕河沙〔註六〕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

。遇緣卽施，緣息卽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景德本缺「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卽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景德本作「淨明」））。舉心動念卽乖法體，卽爲著相。無始已來（（景德本無「已」字，次亦同。）），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註七）），此卽真佛（（景德本「此」作「則」））。佛與衆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四家本明藏本「昇」作「升」，景德本作「照」）），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景德本「境」作「景」，家本明藏本「陵」作「凌」））。四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心亦如此（（景德本「及」作「與」））。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註八）），爲著相故（（景德本「爲著相故」作「卽是著相之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卽心是佛（（註九））。如今（（景德本「法」作「少法」，心與「如」二字缺）），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註一〇））。何故（（景德本「箇」與「道」二字無「何故」作「不可得」））？無心（（註一一））者無一切心也。如如

〔註一二〕之體。內如木石，不動不搖。〔景德本「內」作「內外」，「搖」作「轉」字。其下加「內」字。〕，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所。〔景德本「所」作「趣」。〕，無相貌無得失。趣者〔註一三〕，不敢入此法。〔景德本「趣」作「」。〕恐落空無棲泊處。故望崖而退，例皆廣求知見。所以求知見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景德本「崖」作「涯」。〕文殊當理。普賢當行〔註一四〕，理者眞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者淨名也〔註一五〕，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景德本無「故」字。〕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卽是。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景德本「著」作「求著」。〕皆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註一六〕，步履而過，沙亦不喜。〔景德本於「諸」字上加「此沙」。〕牛羊虫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景德本作「」。〕踏踐〔註一七〕，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寬文本「屎」。〕此心卽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景德本「別」作「殊」。〕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註一七〕，不得解脱。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廻行〔註一八〕乃得

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明藏本「有」以，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景德本下九字缺。）於「可無」二字上加「更」。）實無所得。眞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祇是歷劫枉受辛勤耳。（明藏本作「柱」字。）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廻，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景德本無「便」字。）寬文本無「自」字。此法卽心，心外無法。此心卽法，法外無心。（景德本作「內」字。）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景德本作「量」字。）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註一九）。此心是本源清淨佛（註二〇），人皆有之，蠢動含靈（註二一），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景德本作「畜生」。）祇爲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景德本作「認」字。）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使三祇（註二二），精進修行，歷諸地位（景德本作「僧祇」），及一念證時，祇證元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爲。故如來云（註二三），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所得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景德本作「若妄」，朝鮮本作「亦即」。）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卽此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

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祇認見聞覺知爲心，爲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景德本作「大字」）〔註二〕，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爲動作（景德本缺「施字」），空却見聞覺知〔註三〕，卽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寬文本景德本無「亦」字）。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卽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註四〕。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卽是法，法卽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迷額內珠（景德本將「額珠隱於額內」作「額珠隱於額內珠」）〔註五〕。向外求覓，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指之，當時自見本珠如故。故學道人迷自本心，不認爲佛（景德本無「故」字），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歷劫勤求永不成道（景德本於「證」字下加「果位」二字，把「永」字作「元」字）。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

無依無住（。景德本作「無住無依」。），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及證道時，祇證本心佛。歷劫功用，並是虛修。如力士得珠時，祇得本額珠，不關向外求覓之力（。景德本作「尋求」。）。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語所言。真實不虛，是第一義諦〔註二八〕。

第二，學道人莫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註二九〕。五陰〔註三〇〕爲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註三一〕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靜。有識食，有智食〔註三二〕。四大之身飢瘡爲患（。寬文本作「饑」。）隨順給養不生貪著（。景德本作「事」。），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聲聞者因聲得悟，故謂之聲聞〔註三三〕。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言語運動（。景德本作「語言」。）聞有菩提涅槃，三僧祇劫修成佛道（。景德本作「阿僧祇」。），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眞如佛。學道人，

祇怕一念有，卽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爲，即是佛。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卽心不生，無著卽心不滅，不生不滅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註三四〕，祇是教化接引門。本無一切法〔。景德本無「切」字。〕，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註三五〕。但離一切煩惱，是無法可得。

第三，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景德本無「若」字。〕，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眞法身猶如虛空〔。景德本無「眞」字。〕〔。景德本以外「如」作「若」字。〕〔註三六〕此是喻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寃文本無「是」字。〕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景德本「謂」作「將謂」。〕不知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也〔。景德本作「虛空卽法身法身卽虛空」。〕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景德本無「若」字。〕，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景德本作「不」，字，次同。〕虛空卽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卽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景德本無「與」字，次同。〕，煩惱與菩提無異相〔註三七〕，離一切相即是佛〔註三八〕。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真法〔註三九〕。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註四〇〕，不知空本

無空，唯一真法界耳。（景德本無「法」字。）〔註四一〕。此靈覺性〔註四二〕，無始已來，與虛空同時（景德本「已」作「以」字，虛空作「空虛」。），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象無音聲。（明藏德本作「像」。），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景德本作「譏解」。），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境物會（景德本作「景」字。），不可以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靈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景德本作「蒙生」本景「此」字缺。），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真皆爲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明藏本作「于」。），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學道人直下無心（景德本作「修」字。），默契而已（景德本無「而」二字）。擬心卽差。以心傳心，此爲正見〔註四三〕。慎勿向外逐境，認境爲心是認賊爲子（景德本無「認」字。）〔註四四〕。爲有貪瞋癡卽立戒定慧（朝鮮本明藏本作「嗔」。），本無煩惱，焉有苦提。故祖師云〔註四五〕，佛說一切法爲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著一物（景德本作「不」得二字。），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景德本作「智」慧功德」。），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法

皆依此心建立〔註四六〕，遇境卽有，無境卽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景德本「轉」作「專」。〕。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註四七〕。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寬文本「皆」作「並」字。〕暫爲中下根人說卽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見解〔。景德本無「根」無「見」。〕，盡是境。法有沒處沒於有地〔。景德本作「傳」。〕，但於一切法不作有無見，卽見法也。

第四，九月一日，師謂休曰〔。景德本無「九月」。〕，自達摩大師到中國〔。寬文本慶安本寬文本「日師謂休曰」。〕，自達摩大師到中國〔。寬文本慶安本寬文本「磨」。〕，唯說一心〔。景德本作「性」字。〕〔註四八〕，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卽不可說之法，佛卽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註四九〕。般若爲慧，此慧卽無相本心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註五〇〕。學道人一念計生死〔。景德本作「卽」。〕，卽落魔道〔。景德本於魔字上加「諸」字。〕一念起諸見，卽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卽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卽落緣覺道〔註五一〕。法本不生今亦無滅〔。景德本「無」作「不」字。〕〔註五二〕。不起二見不厭不忻〔。明藏本「忻」作「欣」字。〕，一切諸法唯是。一心〔。景德本作「一」。〕，然後乃爲佛乘也。凡夫皆逐境生心〔。景德本「夫」作「人」字。〕，心遂忻厭〔。景德本「本」。

隨「字。」。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卽境空，境空卽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祇益紛擾。（景德本無「若」無「但」字，於「擾」字下加「耳」字。）故萬法唯心（註五三），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景德本於「若」字下加「法」字。），絕意三乘（註五四），唯一真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寬文本景德本於人「註五五」，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景德本「上」字下加「也」字。）。景德本「上」字下加「也」字。）故佛言（註五六），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終時（景德本作「欲」字。），但觀五蘊皆空（註五七）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景德本無「是」字。）。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註五八）。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景德本作「畏心」），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卽是要節也。

第五，十月八日，師謂休曰。（景德本「此」字以下及次，言化城者「註五九」，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爲化城。（景德本於「地」字下有「乃至」二字，言寶所者乃真行開頭共十四字無。）